

## 聽爸爸說話

推開老厝的大門，大廳炷香裊裊依舊，一派靜穩，彷彿未經世事，兀自從容。走入廳堂，座落著陳年的花梨木神龕，裝載著幾代人的記憶。陽光緩慢地照射在龕面上的雕飾，光線撚調的恰如其份，莊重虔敬。

祖父和父親的時間沈滯於此。

對於祖父，父親一向不願意清晰敘說。當他試著撫平傷痕、掩蓋傷痛時，我卻向過往挖掘，找出一片一片的歷史殘骸，拼湊出一段盈滿淚水的記憶。祖父對於我，不是牆上黑白冰冷的記載，我渴望穿越累牘的記述，繼承反覆融會的血脈。

父親對於祖父溫暖豐沛的情感，在我心中再三咀嚼，吐出一個個沉重但蘊含光輝的靈魂。

「恁阿公是番客，出洋打拼……想當時，阿公在南洋若沒寄錢，阮就無得吃，貓貓看，可憐啊。」

人生一葉舟，飄零一座島。生命賤如螻蟻，狼狽的蟻族藉由渡口，四處找尋存活的依傍。

西元 1900 年，祖父經由金門水頭渡口出洋，艱辛輾轉，最後落腳在荷蘭所屬的印尼蘇門答臘中西部的巴雅光務（PAYAKUMBUH）。既已離散，自憐無用，離鄉背井的祖父只能以生命勞動，換取家鄉族人的微薄溫飽，為此，才有居留一方的頑強與堅忍。16 歲的青壯年華，無論跌得多重或傷得多深，時間一久，都像遠去的風景，刻畫人生的遭遇和經歷。

「阿公出洋返鄉時，在廈門渡口候船，請算命仙預卜命格，說阿公財運大富，子運有，但是在竹仔尾溜。」

衣錦還鄉時，祖父已四十六歲。鄉諺：「十出六亡三在一回頭」，出洋客多數人或夢斷他鄉，或苟延殘喘，像祖父這樣能創富且歸鄉的番客，屈指可數。

每個離開家鄉的人，懷有著某一年代的舊。祖父長年膝下無子，傳延宗族接續後代，一直是泰山般深沈的重大壓力，雖有過繼的男丁，再親近的血緣都不是祖父釋出的氣息、精義、血脈，無法觸及祖父的靈魂，更無法真正繼承傳遞祖父這一宗代。

求子路徑儘管曲折，生氣勃發又埋頭苦幹的祖父，終於如願。父親呱呱落地，此時祖父四十七歲。

春意未肥，略帶冷冽，有幾隻喜雀從夕照中翳飛而出。凜冽的寒風方歇，帶

下漫漫無窮的寂靜。我為父親酌了一壺大紅袍，熱氣蒸騰。

我們沒有言語，只是靜默看著父親打開一隻炭黑色的皮箱，沾滿陳舊的歲月。裡頭有一紙被蟲蛀蝕的清道光年間的典契、一張民國十九年五月四日署祖父名字的「金門民辦汽車路股份有限公司的臨時股票」和一本半脫落線裝藍灰色麻布面，以書法行書字體寫道「中華民國元年立」的賬冊。

股票記載日期與父親的出生一樣。我急著想確認一些事情，父親又和過往一樣，帶著一抹微微的笑意，迴避我好奇的糾纏，將多餘的言語用香氣馥鬱的茶沖回體內，任憑我臆測。然而，現在大紅袍的湯色依然橙黃明亮，縱使我大力拋擲語言細索，精疲力盡，卻再也喚不到他的應聲。

西元 1930 年，祖父欣喜有子嗣，生命有了新的進程。他不為兒子釀狀元紅，倒是買股票，長期投資父親的未來。當時金門票券投資風氣未開，投資股票要承擔很大的風險！

祖父在異鄉三十餘載，歷經人間的癡愚妄想、拼鬥掠奪，一次又一次地挑戰歷史和地理的模糊邊際，時而如深黑冬夜，時而如血淚碎裂。那股焦慮、無奈與宿命感，觸動了內心深處。對祖父而言，一輩子有多長？他沒有概念，他深信兒子就是他一輩子的想念，是他的靈魂銘刻，是他的下一個盛世。

大江大海的風險都勇敢闖蕩，何嘗不敢為了兒子買下股票，這一張薄紙支撐著祖父對父親未來的想像，蘊藏了無限的期望和無聲的千言萬語。

「三歲時阿公又出洋……從有記憶起，我是從照片認識恁阿公的。」

每個人今生走過的景致，無法複製。祖父銳利冷靜的雙眼如鷹，從空中俯瞰，觀察自身所處環境，玩味困境人生，織補著被侮辱和被損害的靈魂。他的眼神看來那樣真切，讓我莫名的懷念，心中湧出一股激動，不斷拍打我體內最纖敏的毛細血管，汨汨流淌今昔的人事光影，包含著幾許蒼老悲涼的氣息。

照片是光陰的祕道，真人真事，記憶可以選擇，圖像可以修改，終究逃不出人事全非。

「阿公定時匯錢到鼓浪嶼給阿嬤，穿好、吃好，我當時真是咬著金湯匙長大，六歲時，進入專收華僑子弟先修班的學堂讀書，很像現在的幼稚園，課間時阿嬤總是提著點心到學校來餵我……是捧在手心疼的……」

鼓浪嶼清幽潔淨，比較金門，有如天壤。這裡是公共租界，能提供安全保證，更集中了全閩南最好的學校、醫院、銀行和通訊設施，生活舒適便利。許多華僑選擇在鼓浪嶼建房安家，在傳統的紅磚大厝中間，湧現許多充滿異域風情的洋樓，稱之為「番仔樓」。番仔樓是華僑榮歸故里的標誌，既體現了他們在經濟上的崛起，亦象徵著他們的特殊身份。他們需要一種不同的空間語言，宣示自己的存在。

我想像父親小時候穿著棉襖布鞋在歐式風格的拱券式外廊、一派浪漫的二層閣樓、羅馬柱擎托的大氣門廳，開心逗遊的樣子。

時代在我們面前如此大規模且急遽的衰頹敗壞，原來時間不只是靜止而已，早已風化崩解，不可逆轉。

西元 1937 年 7 月八年抗戰爆發，金門同年 10 月淪為日本手。祖父早已獲知訊息，匯款給在廈門的祖母，要祖母攜父親即刻搭船到南洋依親，偏偏在這節骨眼，祖母竟然感染俗稱砂眼的眼疾，船期一再延後。西元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往南洋的交通斷絕了，返金門的僑匯斷絕了，父親的天倫之樂也斷絕了！

繁華落盡的家族，另一本紅樓夢斷。祖母帶著八歲的父親從廈門回到祖父起造的大厝居住。僑匯中斷，生計困頓，祖母典當首飾、布料、傢俱，連廂房上的樓板都拆下來與人交換麥糊、甘藷簽。絕望無極。我理解了父親低調不張揚的性格。

小時候，我跟前跟後隨父親祭拜祖父，依家鄉習俗，客死異鄉者的忌日時，親人在門口焚香燒紙錢，引魂回家饗宴。春雨細軟，雨花飛綴，站在父親身後，見他骨峻的背，讓我感到沒有委屈、沒有憂慮、沒有不安。總覺得這份融融的安詳，像極了一種理想中的親代關係，護著祖輩的歷史記憶，伴他們靜好老去。

「日本人到南洋後，唐人所受的戰爭苦難，比留在家鄉還要淒慘！都逃到山裡避難，挖樹蔭充飢，有些人還被日軍殘殺……唉！甘願作太平狗，不願作亂世人。」

「講蝦米南洋錢，唐山福，根本是典夫子、賣子錢，悲哀呀。」

「聽人家講阿公在南洋過身時，出殯時真熱鬧……」

祖父逝去的消息傳回家鄉已是西元 1945 年，他在戰亂中永別，是無常，是瀟灑。

有時，我會十分好奇父親對於祖父是想念的？理解的？怨惜的？

「父子緣薄，這一切攏是命啊。」

父親離開十年後，我仍然琢磨著，心裡還有很多打不開的結和疑問。我開始試著拼湊父親說過的話，但，時間太長，線索太少，情緒卻太多。

我凝視白天與黑夜的光，聆聽寂靜與喧嘩，直到眼中的霧氣升起。

我想去南洋追尋祖父的足跡，卻又退縮。素為蒙面的祖父，我和他血緣如此濃厚卻又如此陌生遙遠，似乎沒有尋根的理由。但是，我無法不去想，祖父在南洋經歷怎麼樣的人生？他從事什麼樣的事業，足以撐起整個家鄉親族的實景日子？是什麼因緣讓我成了他的子孫？

雨又開始下了，雨點拍打在身上，好像被種種沈重複雜的感覺紛紛擊中，令人難以承受。這場雨並沒有要停歇的樣子，我終於決定去南洋。

我試著用有限的資料和透過訪談親族，勾勒出一個祖父出南洋的輪廓。八十多歲的堂姑媽把線牽出來，她令人驚歎的記憶畫了家族樹，花花綠綠，盤根錯節。

那一年，我靠著紙本地圖、手繪路線和第一本護照，以初生之犢的憨膽行走在雅加達、巴東（PADANG）、巴雅光務。住在陌生的屋頂下，吃著陌生的食物，用陌生的語言溝通，短暫地化身，彷彿看著、參與祖父的曾經。

費盡心思。

在巴雅光務城鎮，尋訪祖父經營的「元盛商號」故有店屋。七間店面併連，上下二層，雙斜屋頂，一樓是販賣銷售，二樓作加工包裝，平面呈狹長形，縱深三十米，每間店面寬六米，幾乎涵蓋整個街廓。

物換星移，本店屋已轉賣，作他用途，當地所得很低，小鎮發展遲緩，數十年來幾乎無變化。踏！踏！踏！馬蹄聲此起彼落，馬車穿梭在街道上，鼓動南國的空氣，整條馬路喧騰起來，我的心也鼓譟不安。

徬徨的思緒正逡巡於各種懸想之間，而分神的腳步已帶我來到街道盡頭，是祖父的故居。兩棟獨立的建築物，屋頂是鋅板製的鐵皮，造型呈多角形斜面，經年的歲月加上高溫多雨，已成褐灰色，傳遞算計時間的今昔，十分蒼涼。

緊盯著故居的牆垣搜尋線索，彷彿磚石間的每一處罅隙都可能透露關於祖父的記憶與歷史的消息。我時常揣想父親所守護的那些記憶，是否和眼前所見相仿？外牆下半部以撲拙蠻石推砌，上半部則是巴洛克式幾何圖形的磨石子立面，我可以感受到牆面獨有的溫熱，屋內一切的生活瑣事，每一剎那都是孤立的永恆，卻與父身血脈相通，而我又繼承了父親的血脈。

融合，原本經歷不同，經驗各異的祖父和我，從現在開始，我們都是一家人了。

進入祖父的故宅，荒蕪的院落，寂寥的廳堂，清幽的擺設，黯淡的牆上掛著祖父晚年的照片。我忍不住向前探視，藉此確知祖父的來歷與去向，從而追尋他前生之所在。我輕吁口氣，父親的影子已在這張老照片裡，相似的脾氣、皺紋與神態。

塵囂漫漫，我又疲憊又快樂。

來到建德堂，是當時來自唐山華人的結社組織，提供異客鄉親相互照應的場所。我看到歷史上珍貴的瞬間，一張建德堂新董事就職紀念照，攝於西元 1935 年，祖父位於其中，時五十一歲，英姿煥發。

我想起每次父親憶起祖父的精彩時，總是抬頭挺胸，眼神發光，像隻驕傲的公獅子。

清晨出門，露水盈著一抹金黃的光暈，如滴落的淚珠，泫泫然而不暈。終於找到祖父的墳地。

墓碑、墓桌、望柱都是來自唐山的青石，石雕取材的圖案故事與金門家鄉相同。墓的碑翼和曲手共刻有三幅聯對，我看見旁人看不見的，每聯首字，「瓊」「林」、「濟」「陽」、「金」「水」，是祖父特意留給我的暗語，解讀他漂浪的孤寂和失落的心事。

碑文雖然褪了色彩，祖家、堂號、故鄉在祖父和我的心中，逐漸靠近。

在赤道南緯三度的靛藍晴空之下，我感到熟悉的微暖和氣息。

日光在碑文上逐漸展開，父親的名字亮了起來。此刻，千頭萬緒驟然糾結在心頭。生命實艱，父親陪伴我、保護我，領我認識世俗，以他自身為例教我人生沒有過不了的難關。

原來，父親從未、從未遠離過我。

我跪在祖父的墳頭，哭泣，像一隻受傷無依的幼獸，嗚嗚哀鳴，自父親去世以來，第一次哭得這麼激動。

香煙纔起，風隨著意思吹，我聞風的聲響，聽見了父親的聲音。